



“跑步上岗”的日子

张玉荣/文

1984年春天,36岁的我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转折,从自己热爱的纺织机械工作改行从事会计工作,而且是“跑步上岗”。

所谓“跑步上岗”,是指我需要在一周之内掌握会计工作的全部流程。说实话,对于转岗,我当时很纠结,一是不想离开自己喜欢的专业;二是对于会计工作自己是“门外汉”,心里没有一丝把握。当时那个会计要调往北京,解决夫妻分居问题,给我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周,想起来我心里就忐忑不安,但这在当时,也是对我们中专生的一个政策落实,是一个老领导点名要我去的,似乎没有退路,我只有硬着头皮上。

于是我脱下了穿了17年的工装裤,离开了驾轻就熟的老伙计——国产第一代的液压磨床,离开了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师傅工友,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。一切从零开始,白天我跟着老会计熟悉业务,晚上我报班学习会计知识。隔行如隔山,个中的艰辛现在仍记忆犹新——借贷、资产、债权、债务、应收、应付、成本核算……林林总总从未接触过的行业术语充满了我的脑海,嘴上起了泡,嗓子直冒烟。老公的支持给了我巨大的力量,当时他已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财务骨干,他鼓励我“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,我们一起前进”。于是我边实践边学习,家里还有“贤内助”不断地给我打气。报的班是晚上学习,常常是顾不上吃饭就该出发了。一次,天空中下起了瓢泼大雨,老公劝我别去了,望着窗外的暴雨,我没有丝毫犹豫冲了出去。当我像落汤鸡一样站在教室门口时,看到了正要锁门的老师,老师给我“一对一”地上了一堂课。下课后我冲进了雨幕,却意外地听到老公喊我的名字,原来他一直在走廊里等待。当时,泪水与雨水交织在一起,我无法自制。

7天的时间,我接下了所有的账目,包括万人大厂的四个食堂、托儿所、幼儿园的所有账目往来。几千职工的粮食关系也归我管。工资的发放、食堂的采购、银行的交款、粮站的配给等都是我的工作范围。那时的我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,一刻也不停歇,记账、报销,银行、粮站……有时还要把账本带回家加班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慢慢地,我的业务熟练了,会计拿证、珠算过级……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每天的工作争取半天做完,剩下半天去单位帮厨——挤饺子、包包子、烙大饼、炒菜、拼盘,样样不在话下。炊事员也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。那段时间是我们食堂的鼎盛期,年底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92年,我又经历了一次转岗,这次我没有一点畏难情绪。转岗后,劳资、核算、库管全是我一人承担,我还当上了党支部的宣传委员,兼管计划生育。此后,厂报上不断有我的文章刊登。

现在想来,其实人生每一次磨砺就像是爬山,当你历尽坎坷爬到了山顶,那些曾经的困难就已经被你踩在脚下。放眼望去,那种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真的妙不可言,那种无与伦比的喜悦真是一种享受!

一生难忘的徒步远行

孟德辉/文

每年快到春节的时候,母亲都会跟我们提起1961年春节前她那次难忘的经历。

当时,母亲在离家80多里外的国营农场当工人。那时母亲年龄并不大,只有19虚岁。快过年了,她当然盼望着放假回家,可是,却接到了“春节留场值班”的通知。虽然很想和亲人过个团圆年,但母亲还是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安排。

腊月二十八那天,母亲打听到农场里的拖拉机要出门,且路过自己的老家,就请了半天假回家,以便把场里发的三麻袋胡萝卜和自己攒下的二十几斤馒头捎回去。

那天是“六九”的最后一天,气温依旧寒冷,身材单薄的母亲坐在没有遮挡的拖拉机后斗上,在坑坑洼洼的土道上一路颠簸一路行进。摇来晃去很不舒服,刺骨的寒气也很快钻透了母亲裹紧的棉袄,但当看到身边三麻袋胡萝卜和冻得瓷实的馒头时,母亲又感到很欣慰。

这些东西在当时可算是“宝贝”。因为那时候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,尤其在农村,不少人都吃不饱饭。在农场工作虽然又苦又累,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8元,但温饱不成问题。记挂着父母和六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,母亲不仅把大部

分工资交给我姥姥,还经常从嘴里省粮补贴他们。

可是,也许是急切想见到亲人的缘故,母亲竟忘了告诉司机还得坐车回场。

当时无法联系司机,为了不误事,姥姥只好让大舅在路边等返回的拖拉机。没等姥姥做熟饭,拖拉机就到了村口,没见过世面的大舅没有拦车却飞速跑回家中送信,等母亲跑到路边时,拖拉机早已看不到影子了。

那时候既没有电话又没有班车,要想不耽误值班只有步行回场。但即便是走近道也得走近70里地。走还是不走?这个念头一闪现,母亲就做出了决定——当然是工作第一。

为了赶时间,母亲全然不顾姥姥“吃了饭再走”的挽留,义无反顾地向着离家越来越远的方向走去。近70里土路全靠步行,没有走过的人是想象不到其中的难处的。刚开始还好说,仗着一股子干劲,母亲没感觉累,走得快也觉不出多冷。但走着走着,她的腿就开始发沉了,没吃饭的肚子也开始咕噜噜直叫。由于走的是小路,周边没有村庄,所以,不能去农户家讨碗水喝、讨口饭吃,母亲只好在路

过小河沟时,弄点碎冰充饥解渴。走到近一半路程时,太阳落山了,天越来越黑,想起来有人说过这条路上有劫道的,母亲的心咚咚直跳,灌了铅似的腿也不由自主地又往前赶了几步。此时,在荒凉的小路上,最害怕的不再是黑暗和孤单,反而是人,当看到前面影影绰绰像是有人时,母亲赶紧拐到路边的庄稼地里行走。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,劳累饥饿的感觉也好像麻木了,只剩下机械地行走。到后来,为了抄近道,母亲索性一直在庄稼地里走,手上、脸上被残存的庄稼叶子和野草划得一道儿道儿的,也顾不得疼。出了汗的衣服变得又湿又冷,但母亲硬是扛起了所有的不适。磕磕绊绊历经艰辛,又累又饿到腿打飘的母亲,终于在晚上10点多,历时近10个小时,回到了场里。带班的领导被惊得目瞪口呆,回过神儿来后,赶紧叫炊事员给她做饭。

尽管受尽劳累,但每次母亲说起这件事时还是很兴奋,毕竟由于她的付出,让家里人过年吃上了饱饭,自己也没有耽误值班。当然,她也会自责地说:“怪谁呢?怪就只怪自己没有和开拖拉机的师傅说好要跟车回去,怪就怪自己没有

老照片

战友的惦念

许双福 文/供图

1979年底,入伍后的我来到了西北边陲。张传金是1981年入伍的,他们那批新兵训练结束后,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分配到了我们班。

新兵,从心理上还没有真正适应部队生活和自然环境,对他们而言,一切都得从头开始,况且,他们还有想家的煎熬,思亲的忧郁,因此,我希望我们班的老兵能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,让他们短时间内融入新的生活,新的环境。

所以,一旦看到一些老兵对新兵摆谱,指手画脚,甚至趾高气扬时,我就站出来替新兵们说话,虽然我不是班长,但我有理,所以,别人也就不吭声了。渐渐地,四位新兵闲暇时总爱跟我聊天,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,我也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。

服役期满退伍时,我记下了

许多战友的通讯地址。可是,慢慢地,能联系上的战友所剩无几了。近几年,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,手机与互联网的普及,经过战友之间的相互打听,曾经的战友绝大多数都联系上了。

张传金知道了我的详细地址后,专门跑到西安来看我。说起在部队生活的情景,他还是记忆犹新:“很多战友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,如果见到人可能会想起来。在部队时,你那些温暖的话,我一直记得,人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,很是无助,你给了我太多的温暖,我一生铭记!”

有人惦念是件幸福的事,茫茫人海中能有几人想到你?每当我看到张传金那张穿着军装的照片(右图,我退伍那年他送给我的),就会想起自己十七八岁时与大山、戈壁和战友们相守的青春岁月,不禁心生温暖。

